

鹽鐵論卷第九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
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
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
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
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
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文學
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



鹽鐵論卷第九

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爲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旣而偃兵。搢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願爲之臣。旣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大夫曰。詩云。後仇孔熾。我是用戒。武夫。黃上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

久矣。春秋譏戎驪。未至豫禦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所以審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贖。出禁錢。解乘輿駟。賤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軍勞而民困苦也。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徭役遠而外內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

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嘆。憤懣之
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
爲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兇所以能執。龍服群獸者。爪牙利而攫
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
居然也。故龜倡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
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衮
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

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徇
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文學曰。秦左殽函。右隴氐。前
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
器而守。陁隧。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爲雖湯武復生。
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成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
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
在固。誠以仁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
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徇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
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之有乎。大夫曰。古者爲國必

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
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
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
之圍宋秦師敗崤嶽巖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羗胡固
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爲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
顯更有勾踐之變而爲強吳之所悔也文學曰地利
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
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
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室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阨

崤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
秦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濟毫秦王
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迦
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
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申胥脩德無恃極其衆
則勾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大夫曰楚
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
崤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臯太行以安周
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

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統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大山。負海河。閼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備也。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爲強。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

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柝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奉。不免於爲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

之。怯夫有備其氣自信。况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谿。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鞬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耨棘樞。以破衝降。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

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為鞬。以仁義為劍。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七王惶恐失守。備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劇之負齊桓公。遂

其求推鋒拊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
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
之毫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靡鄩鄙以為天下齊桓
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聞
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非畏
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
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廓之守溝池之固脩戟強弩之用
倉庫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媮易上下
無理織柳為室旃席為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
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
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
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狐
驅之爾况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
絳漈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都
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

綺繡淫巧之貢。織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脩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辯。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

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也。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况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脩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脩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

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速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脩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洹，王師

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強倨敖，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所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為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

世弒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國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

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川。絕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八瀛海。圍其外。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遙。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文學曰。堯使禹為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

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近故內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已。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羸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喙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為臭。不

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人無天壽，各以其好惡為命。羿、奡以功力不得其死，智伯以貪狼亡其身，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况。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

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蟲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叙，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

厭而不陽。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已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

驅婁以順天令。文學曰：司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豐年不驚，在獸不擾，秋不蒐獮，冬不田狩者也。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霽霰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

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鹽鐵論卷第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下必法。夫徼倖誅誠。蹠躄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避。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孺咸知所避。是以法令

不犯而獄行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宜行宜獄。握粟出上。其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

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徵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

是以萬里爲民宰也。尉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躋弋餽而加其上，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臯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仁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

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劔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爲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即將

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賊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檝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檝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檝而禦悍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

之。况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舩覆傷。昔具使宰詬持軸而破其舩。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為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為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疆秦韓也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

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及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滄澤不能復振蜂蠱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雨及其卒汜濫為中國害留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稽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舊親省河提舉禹

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
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文學曰。河
決若壅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斷
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爲蓄豈特曹衛哉。夫知塞
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
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
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
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
史曰。犀鉏利鋤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

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
正法。是以聖人必會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
刑防非矯邪。若無括輔。鑿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
備。法者止姦之材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
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
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刑人。而
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
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鑢肌膚也。
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

監金論 卷之十
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生。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溷。色澤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骨以輔。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鋤。釋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

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執之。民犯公法。以相寵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文學曰。古者周其

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是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緩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洗室，創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

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况衆庶乎？夫何耻之有？廢其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鑿不以多刺為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

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懼悼慄者。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

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陷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責急也。今不世嚴家之所以制下。而脩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文學曰。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為虺蜥。方此之

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利。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內潰。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留而累之。其亡益乎。御史曰。嚴墻三刃。樓季難之。山高下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三刃。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

莊躋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非匹婦貪。而莊躋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憑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群下。而久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乎上。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

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深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為忠厲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往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含人折牙。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聞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在其能制群下而又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大夫曰：「醫師不知黑白而喜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言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

考之今令，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粟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

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似文學。文學知微。之在迂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斲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抗弊之民。是猶遷延而

拯溺。揖讓而執火也。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躄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專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垂。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為治者不

待自善之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以伯正之屬潰梁楚昆盧徐穀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入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脩文有似窮鑿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或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

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權未萌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況君子乎尚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囚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文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

君聞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媼母飾姿而夸矜西子
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
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
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嬖子圍桓讎害之夫欺害
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惑之人非人也
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
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
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
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

重負而見吉大夫曰諾膠車脩逢雨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觀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
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
秦察世皆有天下而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
南宋子伯為子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
良茂陵居生文學魯高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
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
勇者見其斷辨者陳其詞闇闇焉侃侃焉雖未能詳

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當世復諸正，務仁于反本，直而不微，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如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播史魚之節，敬慎，適刺織公卿介，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蔡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莫能自解，可謂博物通三才。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故於利夫不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廷。」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新刊鹽鐵論叙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
 公掾按鹽鐵之議叙帝時之始元中召問賢良文學
 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
 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衍增廣設為問答以
 成一家之言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世既久寢以失
 傳人亦少有知者新塗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今行禁
 止百卷具與新刻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
 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禪國



家之政有則不但可行於一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
固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禎字賓賢予同年進士
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十月朔且長郡都復書

古

萬曆十四年歲在丙戌十月望日

